魏書 十三

列傳

奚康生　楊大眼　雀延伯　尒朱榮　尒朱兆　尒朱彥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盧同　張纂　宋翻　辛雄

尒朱仲遠　尒朱世隆

羊深　楊機　崇　高猛　孫紹　張普惠　紹　成淹　泡　劉桃符　劉道斌　紹　董興　馮元　庶　念　張熠

朱瑞　北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慕容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12

是亦一為朝
十一月十五日午后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堯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堯爲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

文庫 11
D267
12
48-11137
010190558598

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戍)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

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二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勑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援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有破羌)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

屯中圍尺二寸箭鏃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絶倫亏印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免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逼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内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踊足瞋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

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諸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干牛刀斫直後元思輔而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乂所執鎖於門下至曉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棄乂意言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大爲將及臨川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屬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汝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

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也此一舉
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
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
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除直閤將軍壽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
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
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者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
戎裝戒齊鑣戰場或並驅林藪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
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
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
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
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邕虬樊魯等諸軍討

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
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衆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
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沈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
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
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
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
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
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
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
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
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

關張

惡人敎猱之語也

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頴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土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矗聳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荆州刺史常練蕃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襄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毗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潛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潛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潛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毗生等尚幼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毗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毗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止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毗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慫恿而間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毗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毗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

爲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催殄由是穰土怙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龍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輻削鋭其轂兩兩接對探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旨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脱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戸尋增邑一百戸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寅討之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寅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寅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

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禽白
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
陳西進以向賊營寶禽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
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憍之徐而還退
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戹寶禽親觀之懼有
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捕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
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禽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
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禽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
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禽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
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
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
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徑州

先是盧祖遷伊籠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
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禽率衆會
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
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
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刜造大排內爲鏁柱教習彊兵負而趨
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
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禽延
伯謂其事實遼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
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
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
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禽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
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

王足

王神念
李叔仁

耻前挫辱不報寶貨獨出襲敗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
遁見賊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
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
將之冠延伯未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足
者驍果多策略隷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
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
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賴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仁弟
龍璝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
公後爲梁州刺史殁於關西龍璝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
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邵虬
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厲恩達呂巨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
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録然未
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
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
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終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衆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刻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壄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會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會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會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援箭竟不推

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
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
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
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
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
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
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
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
特聽冬朝京師憂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
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
啟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

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
王榮豪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
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
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會與榮遊池上忽聞
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
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
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
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
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干破郡殺太守南秀
容牧子萬子乞真殺牧子素和婆崙嶮作
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
扶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

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勑勤
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
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
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
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
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
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
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餘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
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
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
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
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
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
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
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勑云念生梟勠寶夤受擒醜奴明達並送
誠欵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
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
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
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
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
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
蹋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
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

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愕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前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怵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後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嗣孩子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城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夤醜奴勢逼幽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客遘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閣竊惟大行皇帝聖德叡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倭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潛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面須吏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欵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察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

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
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
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
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
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
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
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
辛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
士皆欽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
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
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
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充解將軍杖義而起

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救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
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
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
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
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
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
可之理榮曰慾誤者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
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
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
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
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

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庶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啟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

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尼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啟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賓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力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

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住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崐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顓運勠力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獲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玉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官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洛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氷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勲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能罷競逐

虎豹爭先軒轂南濱搏休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讋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榮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聞之卽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與駕於是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狥帝幸河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榮旣未有舟船不得卽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侯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

伏風煙抱含日月摠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俯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兇頑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虜汙宗祉朕從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寅擁衆幽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

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遂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請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亟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動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飛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滎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
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
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榮身雖居外恒違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為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
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啟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
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
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戔朝貴見之莫不傾
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啟北人為河南
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啟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
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
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
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啟不允大為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
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
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矚榮害之復相開構日月滋
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改將入朝朝士慮其有
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
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
在并恐為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
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
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
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
魯安與御李侃斬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腋下
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
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

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軌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埒桓文方籍棟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轀輬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伸我頹綱於斯復振雖動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惠

菩提弟乂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乂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

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昭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華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干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昭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授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邪杲翦韓婁配奴寶寅咸皇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崩通致說於韓王也

十一月十九日夜陰小雨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尒朱兆
尒朱彥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尒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蹈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嘗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正也)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終

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頓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巳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灣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掇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汪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隅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令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

王曰兆等猶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猶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尒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詰兆示以謁賀客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旋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

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逼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周司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

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棒勝等追而撃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撃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撃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瘞之兆果於戰門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尉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尒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

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尒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鷟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醼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賈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取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前遍有言大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未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傳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

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啟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壽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謹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那根齊驅上村不須楊主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啟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啟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汝兵校尉壽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壽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入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克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揀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尒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壽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驃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後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

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意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眞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顯既剋榮陽擒行臺陽固世隆懼而遁還莊帝會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廟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濫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尒朱榮也或有勸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

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
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狥會李苗燒絕河梁
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寶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
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戸
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
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
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余朱度律意在
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
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
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
畏尒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
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
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
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
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慮號者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戮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
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剖四海極其暴虐姦詔蛆酷
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壽
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
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貿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
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
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

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褲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簽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永得開看屋中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欒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臨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關弼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爲特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肅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馬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埶鬬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歛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

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邐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尒朱天光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殁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

雲怕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方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巳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人馬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

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停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二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寅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八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遂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廣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方還

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魔
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蟲蠆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
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
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
須水今爲小退往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
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
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偪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
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
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
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
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
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二千戶秦州城民誅殺刺史駱

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渭城人謀害刺
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帥夏州
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哮人
叱于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
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
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巳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
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力別更推立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
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
思勝等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
西王及聞尒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
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
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大光北出夏州遣將討

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方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徵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尒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週雨不可前進乃執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史臣曰尒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棊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勍敵得容覬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爲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那巒等討之詔同爲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

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庶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並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楷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後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日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節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

後皆起年號日月破其處陳其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
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曹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
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
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其
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内悉
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
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
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
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
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
敗以同爲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
正黄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

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
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
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黄門如故持節使營
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
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
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
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
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
都督李叔仁闕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
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
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

久病彊辜從務啟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欵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暢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悌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會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敕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皆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

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义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义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义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産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産業孜孜不已藏鎰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産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詻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摽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終

領治書侍御史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荊山規將寇
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酈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
戰破之自是州境怗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
初酈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刼攝而不送酈將兵圍主宅執
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
時人號曰彌尾青及酈爲縣主吏請焚之酈曰且置南墻下以待
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
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酈具自陳狀詔
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酈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
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兒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
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近於爲君畏懼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
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
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酈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
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儁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與
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
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
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
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鄉
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
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
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
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為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
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詳訟塡委雄用心平直加
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
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為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
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惟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
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棺諫諍
尚書令任城王澄勃匡大不敬詔恕死為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
永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譽譖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

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輔糾至若茹皓昇替匡斥
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肇鯁之
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
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勳由緒與罪
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社稷之臣不見容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
惡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
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
僕射蕭寶寅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寅曰吾
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
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深
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
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

今議者不忍罪發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
賞善罰惡殷勤隱惻者也仰尋周公不滅流言之意俯惟釋之不
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
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汪其逃
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
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汪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
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因即除
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
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爲證
則於理太急今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
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
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冤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當格俱
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
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
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
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
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
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
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
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
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蕭
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
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

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或討之磐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齋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等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啟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荆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鴈路行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北滿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鬪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孥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鴈將親

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衆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王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進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士軍之卒暴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憚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

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遂舉雄雄仍除補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興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舜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勑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懈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多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競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簽斂盈門因執滿道二聖明詔寤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兒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孀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葦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

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愼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鑒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尉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與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賞賚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勲大使未行之間會介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侃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

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勲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悦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

不除頻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
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
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
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為鎮軍將軍
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
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
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
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
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
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為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
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
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

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濟
鑒實為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
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
乃誅之時年五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為兗州安東府王簿
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王清
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轉越騎
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為錄事參軍臨淮王或北征以纂
隨崇有稱啟為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為長史尋拜諫議大
夫雖為武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
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

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
御疆場又詔爲荆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
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
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
爲義宗所圖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
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賀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
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
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
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尒
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
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
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廢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
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
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儁爽洛陽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
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
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奬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纂
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
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乎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荆
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
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
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
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
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
萬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

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尅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瀨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閤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子斌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寶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

麗從與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琛覽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慍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敬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王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奉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鐘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敕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

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敕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崔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師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

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齊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大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即爲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克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介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汙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劾請罪此之丹款實戴干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

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啟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開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隆周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

專經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
檢三代兩漢異世同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
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徒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
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
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稽古之不可
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
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
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
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
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選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
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毫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
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

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
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
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
顧問蒐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
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
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烟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
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
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
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
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

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荆州刺史楊大眼啟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荆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河

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頗爲司州記室戸曹從事早卒

高祟字積善渤海蓨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王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

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絶徙遂以崇繼牧健後改姓沮渠景明中改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摘不避彊禦縣内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

諸子 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有孝聞李亦有撫育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絶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蹄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　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死屍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問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弟道穆爲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

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敏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象其鴛鴦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願自屏心詔曰此啟深會朕意付外量闕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弊唯明王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架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爲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咸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懼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循役徵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

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泰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表酈常景鄺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故舊好於贍恤言語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捷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入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

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貨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卅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

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觀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為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為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人諷尚書判禁錮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
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竟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
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
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
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王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
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儒士不與交結
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
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
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顧
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彫蟲之工雖欲厠影鵷徒班名
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
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閽投之諮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
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
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
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
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
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
相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
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
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介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寅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寅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皆是冀陛下恩顏望霑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暈高書使晉陽授介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遷母憂去職高乃令温子昇就宅弔慰詔撰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介朱王軍令赴河内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内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戸於時介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王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

遣渡徑擒羣賊復王宮闕此桓夫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楊黃門僕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壽即貞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敝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拌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

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僕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曰祕書圖籍所在內典（闕一字）書又加繕寫綢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皐陶姦宄是訖禹泣辜人堯心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黜倪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免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壅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選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令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令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

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道穆弟謹之繼汨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飜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終

晉江毛鳳苞氏開雨閣藏書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爲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爲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啟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

晉江毛鳳苞氏開雨閣藏書

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軋領護分事之式徼兵
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
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
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塞
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
上臺眞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
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
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
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還之戶逐樂諸州應
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
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

校今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鎭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道之
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
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
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
之爲體卽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
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
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
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
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

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
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
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
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
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洽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
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
純伊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
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
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
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
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
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賢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
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
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
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
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蹯足之急
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
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
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
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
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
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
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

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夔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闕　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赴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爲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使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沖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啟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笙推以即吉此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

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於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緝禪甫除殿下功哀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襲相之令聲

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與入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敎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主務之暇棲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王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正元妃之碑澄訪於普

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有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汪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禮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為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為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詔宜特顯叙勅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府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

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
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
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
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
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
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慕重遠別先皇更以
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
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
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
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
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
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
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
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
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
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
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
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
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
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
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
勳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
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輿深聖上之加
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
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
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
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
夫人崇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
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
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
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蔿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尒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
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
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曆之

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
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
故受之以井此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
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
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異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
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
今卜遷方始當脩革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談於千
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蔓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
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

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證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

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洞源識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妄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

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者文王武王亦有文子
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
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
卿表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
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詞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
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
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
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表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
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
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
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
非臣等所同漁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

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
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
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騙
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
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
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
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
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寒寒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
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
之析裂警終使羣后邊巡廣察其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
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旨普惠美其此書毋爲口實普惠以天
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慶忻戰交集何者
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
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
用故云幅廣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
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
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
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
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
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
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易
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
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
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
絹布定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百銖之剩未聞依
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敎民
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入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
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
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
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
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
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
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
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

窮則執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
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
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郵祀成湯光六百
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
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
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
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
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
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愈禮忏時人靈木穆思謂從朝
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
望之禮釋莫咸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
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
急之華還復百官九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
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
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敕付外議釋莫之禮時史官尉
日蝕豫救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
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與言察怨訟先皇
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亂所宜收敘書奏肅宗靈太
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
一翻改普惠俛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
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

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

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奉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廣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宴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

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早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恥今蠕蠕時亂後王繼立雖云散亡姦慝難抑脫有井陘之虞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卜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彊並興大衆脫狂狡構閒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彊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箅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哉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詔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楊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

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封侯正德詐稱降欵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卽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歧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吳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劫公熙旣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

徼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而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氐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協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州刺史閻所綰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欵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衆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饑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乞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蹙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搆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

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寃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肇疑豈得混一内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内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臣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致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内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天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

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偎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愼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

闕

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方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愼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

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汜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哀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汜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汜前汜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汜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汜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汜前汜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汜前汜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汜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愼歟言之不從無以抑

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喈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珍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既收復誰敢怨矣三載之考

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閱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昳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華心選進願以三僊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協日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

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
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
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于四時請
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
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
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
故還直從官儼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
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爲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

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或以爲員外郎假
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接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關授兼
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漢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
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
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齎賻遣其散騎常侍
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
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
數四執志不移高祖敕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
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
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遵喪之禮千載之
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
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

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
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
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
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
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
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
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
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
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衿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幘以申
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
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
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

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人仍敕
送衣幘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
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頵遣其散騎常侍庾
蕤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
以觀雲物高祖敕淹引蕤等館南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
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
善隣之義淹言矣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
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
慶庾蕤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
卿何爲不作千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效順欲追蹤陳韓何于
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乃
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
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
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
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
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無其餘種淹以
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
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
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與
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
往覆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
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
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言
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人之美高祖

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酬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救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於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劒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千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閻龍駒等王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

曰朕以怕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資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敕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王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朝旦在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王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王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啟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頗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幸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起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楊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敕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淘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

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剋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人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王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遊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

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敕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愼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王書蕭寶寅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遊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楊子雲爲黃門頗歷三世卿君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諭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乃密令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洛州刺史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

後民故追思之乃復書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鯛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
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
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
送江東仍被鎌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雙與紹言便相器重衍
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
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行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
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
民乃兩國之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
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
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

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
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
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
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行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
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
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
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
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
熊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三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
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啟求解州詔不
許蕭寶寅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氓

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
入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
軍以拒寶貞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
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僕有
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
啟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
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
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
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

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
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
數百人領寨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
元興奏記於顯召爲檢校御史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
陽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义所知义秉朝政引元
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
甲身剋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曾無吝
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
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及义
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义曰卿謂吾欲反
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义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
喻曰有卉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

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與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顯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

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鹿念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以告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離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遞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繚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辛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

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
然或募入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
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
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
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
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
念被執語景儁等曰我無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
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
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
腹心梁話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念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
暮龍牙列仗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
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

爭往死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念在
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
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
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
梁國我令君富貴念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喜僕之
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未
也逆而冠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
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
伐吳吳遣屢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
經相識乃敘由緣景儁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爲刺客也答
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念
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奓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

所一人引入戶內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最景儁司馬楊驃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眷王關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同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禎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朱名藩翻爲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夸竦劒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深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晏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劒殿中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劭弗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竟念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歎者放言尊貴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以

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鄖城久而未進劭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皆文欣殺刺史元大寶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賄之文欣同逆人韓婌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

都督賈稜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軍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善作所凡有顧問熠數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於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

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尚書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篾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本耗損有關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壽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

兗州刺史諡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效其所能以至於顯達尚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終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

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介朱榮
引爲其府戶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
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
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
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
正及元顥內逼瑞啟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
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
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介朱榮所委
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
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啟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
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
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
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介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
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
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介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
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介
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
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忤怨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
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謚曰恭穆

子孟彪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浮陽縣開
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

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鍮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

賜爵臨江伯父億殫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

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洛仍從

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

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

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

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

驃騎[redacted]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

督兼[redacted]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瀛州刺

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逐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

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

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

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

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

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

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

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

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

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

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

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尒朱親昵又黨於權
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慶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
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
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
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
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
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
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
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尒朱榮
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王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

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
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爲大
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尒朱世隆
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
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
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
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楊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
與尒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等相疑
遂害之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
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失遂與顯智等夜於桑
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

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尒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
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艾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
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慶
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
洛頓於邙山尒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
王責寧等曰汝自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
徐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
則無信大馬尚識恩養汝今大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
審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閤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
增武直人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
說帝數出遊幸冤令部曲別爲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
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數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

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歸閤
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謂說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
兵河橋令椿爲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
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
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啟出帝假說遊聲以劫協帝信之遂入
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滑多事好亂樂禍千時歐國朝野莫不離疾之
元壽壽爲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
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
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爲尒
朱榮所留壽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
東將軍隨尒朱榮破高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

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顯入洛仍與天
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顯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
轉南兗州刺史尒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
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
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
衆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
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發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鑒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
將軍元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
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
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
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顯入洛仍與天穆
河朝莊帝於河內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顯軍以勲除持節征南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
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
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
仲遠赴彭城尒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
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
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
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
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荊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
遣智討之陰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
大將軍荊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荊州斬送脩巡首不行又

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
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
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撟世隆兄弟出帝初除
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
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
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遂洛天平初赴晉陽
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
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子鵠值北鎮
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
鵠詣京師覘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
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
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
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拔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
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
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當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
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
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
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
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
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
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
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

余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新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余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鴞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余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遁還譙子鵠引兵追蹑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攻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荅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皆許之其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行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倫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楊

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慄及
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桴各率
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
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
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
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仝逼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
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曾龍城男爲本鎮軍主安度拔襲爵正光
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
衆賊王衛可瓌度拔誘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
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勝便弓馬有
武幹深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陷歸仝朱榮轉

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
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督出井陘鎮中山元
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仝朱兆先
渡破擒顥息寇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六百
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
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仝朱榮之死也勝與田
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
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
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
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
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共尒朱仲遠慶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
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
官如故及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誅齊獻武王
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厝爲藝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
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荆州刺史
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迮戍尉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狄又
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
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
文馮翊安定沔陽鄧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敬城拒守勝
攻之不尅乃班師沔北盡爲丘墟矣行書敕續云賀拔勝北間驍
將汝宜愼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

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
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荆州城人閉
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
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
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殁於賊中

燕郡王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
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
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疆弩將軍州陷投尒朱
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
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
將軍西道都督隸尒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

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屯
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
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
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
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
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禮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憍令省事
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情水應答不
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迴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
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
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
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
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
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
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蕭寶夤
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檐醜奴蕭寶夤王
慶雲方侯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
岳都督渭北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
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
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
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
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

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內
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
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
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
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
步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蒨涇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北招方俟受洛于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
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
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關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
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
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藉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爲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

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
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
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驍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
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
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開國侯
邑五百戶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illegible]光右廂大都督本官
如故西伐悉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榮薨以本將軍除鄯州刺
史餘如故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除車騎大將軍渭
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
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

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介朱覆敗永熙
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
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
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
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
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
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
悅欲待明日決鬬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
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固有赦欲
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
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
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勞之悅部衆離散猶畏傍

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乘軍迸走
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
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呼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
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齊昌陽悅自殺岳後神情
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
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儀亂淵隨杜洛
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矛破苦禍榮
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
即位除領左右封厥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
口戰功尤多榮啟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

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顗入
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
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
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
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
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
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
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
遂率騎夜集琳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
擒之以勲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加淵驃騎大將軍儀
大都督仍鎮范陽及介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
閉門拒之淵率部曲於郡南爲榮與衆討以前向莊帝使東萊
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
至中山行臺侯剛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
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徑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
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
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介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
齊獻武王後從王破介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
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
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
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
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
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

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燒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
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遲始歸其部
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尉之置部曲
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
青州刺史郊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
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
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
城人兒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
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乃及子鴦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
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
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

人情攻掠郡縣共部下督帥叛北之淵率騎奔蕭行途中亡散行
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皆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誓還順常刑所及斛
斯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豺虎天實棄
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鴞迷機寡策
竟以殲滅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劒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終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字文忠之

綦儁字顯祖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邯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尒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剪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禮必須度重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入謀

察之雖爲尒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悛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緗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棱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擯閇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貨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穉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洛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

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趨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义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今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义德美义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义

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
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
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表昇屯田
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
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
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
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
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
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

移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
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
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
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
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甚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
彌篤偉弟少亡偉撫養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
身亡之後賣宅營塋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於洛史不顯在外戚傳
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
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爲余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
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

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
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被牀幣席飯
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遍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
中或過一叙吏戍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
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
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殿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紹齊獻
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
辱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
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
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
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
同省常傲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墨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被追
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
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
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
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快快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
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終